

推動公平審查，不容非學術性因素存在

——專訪社會學學門召集人傅仰止教授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編輯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傅仰止博士，擔任國科會社會學學門召集人已經超過兩年半。爲了深入了解傅教授兩年多來在學門召集人任內的作爲與構想，本刊與傅教授約好於7月18日上午在國科會人文處會議室進行訪談。本刊總編輯邱漢平教授提出的問題，主要圍繞在學門召集人任內推動的工作，包括任內最感得意的事爲何？有沒有想推動卻沒推動或無法推動的理念？最想告訴接任者的話是什麼？溫文儒雅的傅教授，除針對上述問題回應外，也主動談到許多與學門召集人相關的事務與心得。本刊總編輯也試圖從傅教授受教育的過程、研究主題的遞變、國科會長期推動之「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台灣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界的地位等面向，提出問題請教傅召集人，希望藉此勾勒出台灣社會學界的活動版圖。

傅教授於1990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並於1994年獲得國科會社會學學門傑出獎，專長領域爲都市社會學、族群關係、社會網絡、資訊與社會，視野非常開闊。

推動公平審查的機制

傅教授在訪談中談到，他在召集人任內著力最深的，是對審查機制公正性的追求與確立。他強調要力求客觀公平，從初審、複審到申覆，每個環節只要有一點非學術因素存在，一定要加以排除，盡力避免發生偏頗不公。兩年半以來，評過各類申請案，也看過很多評審的評分，他發現有的教授評分寬鬆，有的卻很嚴格。審查過程往往憑藉主觀經驗，主觀經驗固然重要，但也常失諸偏高或偏低。

傅教授因此有一個構想：透過現有資料庫，建立評估審查分數的輔助系統。此構想乃基於國科會保留完整的審查資料，所有審查人歷年來的評分、所有申請人的得分，都留存在電子檔。建立輔助系統，不僅可以看出審查人的平均給分，也可以算出申請人的平均得分。這些具體資料在審查過程中應該很有幫助。如果資料顯示某位審查人給分都比別的審查人來得高或低，在評估審查分數時，或許就可以由這項指標來調整。

除了審查人的平均給分之外，傅教授還考量到另一項因素：申請案的品質。有的審查委員說：「我收到的案子，都是很好的計畫案，我當然給高分。」評分低的教授會說：「我審查的這些申請案本來就不是好的案子，我當然無法給高分。」可是每件申請案一般都由二至三位審查人同時審查，就同一件審查案來比較，可以判別出來某位審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查人是不是都比其他審查人評得嚴或評得鬆。換句話說，一旦將受審查案的品質一併考量後，可以看得出來每位審查人的評分和其他審查人的差距。前面所提建立輔助系統，一旦展示審查人評分的絕對分數和相對分數，對於國科會評估某位審查人是否公正、合不合理，應該很有幫助。

有些社會學者質疑某一類研究性質的申請案不容易通過，例如純理論的研究或質性研究。傅教授特別指出，國科會也一再強調，不會因為做何種研究就較易通過，審查結果完全由申請人近年的研究表現和計畫申請案本身優秀與否決定。

另外有些學者提問：「我沒有著作，難以申請計畫案，沒有計畫案，又無法出版著作，變成惡性循環。」傅教授認為，要寫論文，不一定要有專題計畫。他之前很多研究論文，都不是自己的專題計畫成果。現在資料庫很多，他鼓勵大家多加使用，可省掉蒐集初級資料的時間和心血。

至於著作篇數，社會學門的複審會議建議，五年內有三篇以上經審查出版的論文，才能達到一定的評分。這個標準只是數量上的參考原則。實際還是由審查人依據申請人近年著作的品質來評分。如果只有一、二篇，但水準很高，不必受上述標準限制；如果篇數很多，但審查人評定為著作品質不佳，評定的分數並沒下限。

傅教授語重心長地指出，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學者，有許多可能對結果不滿意，因為計畫通過率不到一半，而通過的計畫，經費通常又無法依申請的金額核給；少部份申請人可能覺得審查不公平，尤其在計畫不通過、申覆也不成功時，特別懊惱。傅教授希望申請人了解，國科會在審查過程對每一件申請案都投入相當人力、時間，動員到學門內全國眾多學者，也明文規定許多審查迴避原則。每一位申請人經常由不同的學者輪流審查，每一件申請案的審查意見也在複審會議上經過十幾位背景相當不一樣的學者確認。這些繁複的程序，都是為了確保公平公正原則，盡力避免個人及非學術因素干擾學術審查。

期待接任者維持審查公平

傅教授在召集人任期屆滿時，最大心願是公平審查的理想得以延續，因此在交接時會告訴接任者，要維持審查的公平。許多審查委員在學術上難免有一些意識型態或個人偏好。這些因素都跟學術研究的品質不相關，卻容易影響到審查結果。例如有些審查委員有一些成見，特別不喜歡某個次領域，或者對某個次領域沒有好感，甚至認為某個次領域的計畫不值得執行。對於自己偏好的次領域，則不管計畫案寫得好不好，都認為很有價值，就較易通過。這是審查過程中最需要注意的一點，傅教授希望做到盡量沒有偏見，跟學術不相關的因素，在審查過程中一定要摒除。

計畫書限頁數，也是傅教授認為可以考慮的方案。目前不限頁數，計畫書有的

10-20 頁，有的 50-60 頁，甚至 100 頁的都有。據他的經驗，有的審查委員在審較厚的申請案時會打高分，篇幅太長也無法細看。如此，100 頁與 15 頁的計畫書，分數會有相當的落差。限定頁數的作用，第一是公平，也就是大家都在同樣的空間內撰寫研究構想；其次是防弊。依他的經驗，有些長達 100 頁的計畫書，多少都是從自己的博士論文、會議論文、期刊論文或已出版的刊物取材，放進文獻回顧上；甚至從別人的論文中取材，很容易觸及學術倫理問題。此外，限定頁數也可減輕審查委員的負擔。長達 100 頁的計畫書，幾乎等於是已經寫好的研究成果，對審查委員負擔太重。第四，在一定頁數內撰寫計畫書，可以訓練學者以精簡文字表達學術思維的能力。審查者要看的是申請者的研究構想，如果一個題目可以寫 100 頁計畫書，那表示申請者極有把握，資料豐富，或是就快要有成果，才動手寫計畫書（才會有那麼豐富的東西可寫到 100 頁），這應該不是國科會提供研究經費的本意。

傅教授表示，如果可以限定頁數，應該會有助於達成「審查公平」的目標，對審查作業也會有正面作用。至少，消極方面可以防弊，積極方面可以訓練學者寫計畫書的能力。最近幾年內的幾件學術倫理案、抄襲案，大多是計畫書特別厚，「不小心」「複製」到他人學術成果而忘了註明。因此，碰到計畫書特別厚的時候，較有經驗的複審委員或召集人都會特別注意：「為何短期內會有這麼大量的構想來寫成計畫書？」仔細比對下，有可能會發現學術倫理上的問題。

社會學談的不只是個人的特質，還有人際間的聯繫和接觸

傅教授早期比較偏向族群研究，後來轉向都市社會學和個人網絡的研究。這些學術歷程的轉折，很自然地與個人的生活及工作經驗連結在一起。一開始的原住民研究，其實是延續他出國唸書之前的工作經驗。台大社會系畢業的他，在大學畢業後到中研院民族所擔任助理，協助李亦園院士收集「社會文化變遷中的排灣族青少年適應問題」計畫資料，累積了兩三年的工作經驗。這段歷程使他去美國唸書時，總會想到之前研究的原住民青少年問題，也很自然地以原住民為研究對象，寫成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完成後，陸續有很多延伸議題。原住民意識崛起之後，總覺得漢人研究原住民難免隔了一層，此時他研究大方向的轉變，剛好接觸到其他議題，尤其是「社會網絡」，也就慢慢往這個方向走。

社會學最有趣的一點，就是很多社會學家的研究興趣來自個人生活經驗，激發出研究議題。比如「夜貓子跟一般人有何不同？」的議題，當初傅老師看到一些文獻，尤其社會心理學的文獻，知道很多人對夜貓子有一些特殊的刻板印象，對照自己過去的熬夜經驗，不禁興起一股把生活經驗與研究主題相結合的念頭。傅教授認為，有些社會學者研究的主題和自己的生活不會離得很遠，這也是社會學研究吸引人的一點。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另一個例子是有關個人網絡和日常接觸的研究。網絡研究強調社會學關懷的重點不在於單一行動者（個人或組織）的特質，而在行動者與行動者之間的聯繫和接觸。日常接觸的研究是探討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際接觸，讓研究者從最熟悉的生活面向著手，進而分析個人網絡的結構。這種研究從日常生活面了解個人網絡，研究對象在接受訪問時也感到和自己的生活特別貼切。

善用資料庫，發揮社會學的想像力

忙於召集人和其他額外的學術服務工作，傅教授暫時放下了教學工作。但他覺得，教學最大的好處，是把各種學問有系統地組織起來。他以前的經驗是，開了一門課，自己就利用機會去讀文獻，因為要和學生討論，自己要先弄得很清楚。把這些概念弄清楚，再應用於研究上，做文獻探討，會探討得更有系統、更有組織。而且跟學生討論的時候，也可以激發自己很多研究構想。

眾所周知，學術研究貴在創見。從這個角度思考，多元思考，善用資料庫，還是很重要。要有突破性的研究構想，文獻回顧、研究方法都要有紮實的表現，也就是要靠硬功夫、真本事，才能有優異的著作。

傅教授認為以前都要去圖書館翻報紙，找期刊，花很多時間和精神。現在，資料庫如此方便，資料的來源不是問題，資料的量也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如何過濾這些資料，一是資料的可靠性，其次是資料與自己研究的相關程度，這兩者都要靠經驗。傅教授以本身參與國科會自 1984 年即開始推動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為例，指出這項長期調查對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意義，在於該調查業已成為社會學門最主要的資料來源之一，成為集合社會科學界研究人才的重要場域。根據歐美學者比較各國大型調查計畫的結果，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已經是全世界「一般社會調查」蒐集最多樣本數的計畫。所提供之資料，即時、免費，在網上可瀏覽、下載，不限次數。到目前為止，一直運作，已經二十幾年了，是使用最頻繁，學界使用次級資料最多的來源。類似這種既有的研究資源，值得學者充分利用。